

月亮很斜

YUEYINGHENGXIE

我在寂寞中醒来，只为给你我的爱。

夜幽梦◎著

请你，带我一起离开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I247.5/1356

2007

玥影横斜

YUEYING HENGXIE

夜幽梦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玥影横斜/夜幽梦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 - 7 - 80755 - 102 - 7

I. 玥… II. 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7046 号

书 名: 玥影横斜
著 者: 夜幽梦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侯 开 张 悦
责任校对 李 鸥 贾 伟
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400 千字
印 张 22
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102 - 7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玥影横斜

目 录

- 1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
- 17 第二章 清风水面涟漪荡
- 33 第三章 离愁渐远渐无穷
- 48 第四章 楼高莫近危栏倚
- 71 第五章 醉别西楼醒不记
- 89 第六章 断肠处明月天涯
- 104 第七章 碧筒新展绿蕉芽
- 117 第八章 春自悠悠人自苦
- 132 第九章 五年相思梦断处
- 148 第十章 卷尽浮云月自明
- 161 第十一章 银涛无际卷天阴
- 172 第十二章 远客前来断归程
- 186 第十三章 空谈逍遥在他乡
- 200 第十四章 晓来雨过苍穹碧

月影横斜

- 214 第十五章 暴雨骤来今非昔
- 224 第十六章 落花不许春拘管
- 239 第十七章 今生情断无转圜
- 250 第十八章 月影成对鸟成双
- 261 第十九章 美景良辰又重逢
- 276 第二十章 远风吹下萧条歌
- 289 第二十一章 肆情狂乱夜冰凉
- 303 第二十二章 梦醒郎来芳心寄
- 316 第二十三章 无弦声似有弦声
- 330 第二十四章 古今离愁何时了

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

在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赫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

眨眨眼，都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，Leader 他是不是没事？还有，暗杀那件事有没有解决……朝四周望去，周围的灯光是昏暗的，建筑和摆设明显不是二十一世纪的风格，隐隐对我透出一股疏离和陌生。

再眨眨眼，我没看错吧，这什么地方？我绝对不认识这个地方！我从不对古色古香的东西感兴趣，所以我的房间不可能这样布置。我的脑子再怎么混乱，也不可能连自己的房间都认不出来吧？

低头一看，我不禁愣住……这是什么？婴儿？

动动手，动动脚，这个……好像是我的身体。

眨眼，再眨眼，我闭上眼，再缓缓睁开。这，算不算是，嗯……投胎，或者，穿越？

身边有人的气息，我往边上望去，在我睡的那张红木雕花大床上，还躺着另一个女婴和一个面容苍白如纸的少妇。她才刚刚生产完，身子虚弱不堪，但仍难掩其仙人之姿。乌黑的发丝，琉璃般的眸子，精致绝美的五官，把我看得一呆一愣的。

“公主，动作要快啊，老奴也舍不得啊……可是，可是，公主……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原来房间里还有一个人。我朝发声处望去，那是一个跪在地上的老嬷嬷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泪水，她伸手抹了一把，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声音绝望而坚决，“公主，若你狠不下心，那就由老奴来替你下手，一切罪过都由老奴承担！”

“我知道，嬷嬷，我知道。”我的那个娘亲轻轻地阖上眼皮，长长的睫毛上挂满泪珠，不住地颤动，可是一滴也没有流下。她抱起我身边的那个女婴，那个不知是我姐姐还是妹妹的同胞。她那双琉璃般明亮的眼睛无奈而怜惜地望着那个闭着眼睛的孩子，干燥苍白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触了触那婴孩的脸，“我只是想再多看看这孩子，以后，都看不到了。”

我的心不禁一凛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“白云，把这孩子抱出去。”

“是。”话音刚落，就从门外掠进一名少女，容貌娇美，却神情淡漠。

我的娘亲又伸手抚了抚那婴孩的脸颊，才把她递给了那个叫做白云的婢女，抬头一字一句道：“白云，越远越好，把这孩子远远地送开，最好是离开这个国家。如果能把她托付一户好人家那是最好，让她可以少吃点儿苦，可，可，若是……白云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她好好活着，清楚吗？”

“是，奴婢清楚。”

娘亲挥了挥手，白云微微福身，一眨眼便不见了。我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又看到另一个身穿绿衣的美貌少女走了进来，手上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，那张粉嫩的小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。那少女跪下问安，“公主，奴婢把男婴带过来了。”

“嗯。”娘亲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。

“杨柳，把孩子给我。我抱到公主那边去。”老嬷嬷接过那男婴，向前两步，递给了我娘，“公主，名字是由你来取还是等将军回来……”

“呵……”娘亲低低笑了两声，充满自嘲的悲凉，“他连今天这个日子都可以不在，还会关心孩子叫什么名字吗？”她把躺在身旁的我抱入怀中，轻抚着我的脸庞，泪水一滴一滴地跌落在我身上，“嬷嬷，现在琦瑾只剩下你和这个孩子了，嬷嬷，你说琦瑾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嫁过来呢？如果，如果让我重选一次……”

“公主，公主……”那老嬷嬷泣不成声，“老奴明白你的苦，老奴都明白，公主是老奴从小带大的，这些年老奴陪公主一路走来，老奴看得清清楚楚，公主……老奴知道公主舍不得小姐，可是依附马的性子，若公主不生个男孩的话，老奴担心公主后半生的日子过不下去啊。”

娘亲的神色有那么一丝茫然无措，有那么一丝痛苦难耐，她怔怔地看了我好久，慢慢开口说道：“玥儿，就叫她展玥，娘的玥儿，娘的玥儿，你千万不能步上娘的后尘，娘会好好保护你的，娘保不了你姐姐，可还有你，还有你。”抱了我好一会儿，她又望了眼那仍然熟睡的男婴，神情恍惚地一笑，“那个男孩子，就取名叫展遥，遥远的地方……”

老实说，一醒来就在我眼前上演这么复杂的一出戏，还真是会让人头晕。前一秒我才刚替 Leader 挡了那发致命的子弹，下一刻居然就变成个婴儿躺在床上。果然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。

不过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估计就是那发子弹要了我的命。至于为什么我在投胎转世之后还保有原来的记忆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好不容易没有丢掉前世那么聪明的头脑，我就应该好好利用。

嗯……男婴换女婴，为了地位吗？唉，我娘看上去好可怜的样子啊，还

有就是我那个无缘的姐姐……

啊？姐姐！我想打个响指，结果发现用这个身体来执行这个动作无疑难度太高。孩子孩子，他们在掉包的时候没有想过双胞胎的问题吗？如果另一个女婴是我的双胞胎姐姐，那么我长大以后不就有麻烦了？即使没麻烦也会有隐患的存在！

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……想想头就晕了，现在的情况是：嗯……我的母亲叫琦瑾，我的父亲应该是个将军，还有那两个丫鬟，白云和杨柳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两人的武功应该很厉害。白云性冷，杨柳性热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在场的这四个人知道这件事了。

眼皮好重，不行了……我的双眼缓缓闭上，怎么撑也撑不起来，老天，小孩子的身体怎么这么容易犯困？我还没怎么想就已经累了。临睡前，最后映入眼帘的是我那个睡得正香的，没有血缘关系的，被倒霉换来的哥哥——展遥！

该死！

婴孩的身体也太不方便了吧！话不能说，路不能走，除了哭和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了！才一天的时间就快把我给逼疯了！

还有睡在我旁边的那个白痴展遥，一会儿吮手指，一会儿“咯咯”傻笑，一会儿竟然又大便了！天哪！我离他那么近，那股臭味最先污染的就是我的鼻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！

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，那个对娘很忠心的老嬷嬷立刻了解了情况，很快地收拾好一切，展遥破涕为笑，我死死地瞪着他，臭小鬼，第一天就让我闻你大便的味道，你给我等着。

话虽这么说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也有想上厕所的感觉，可作为一个文明人，我总不能像那小鬼一样说拉就拉吧！不能说话又不能走路，于是我也只有放声大哭，那老嬷嬷很快跑到我身边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神色疑惑起来，喃喃自语，“奇怪，没有啊……难不成是肚子饿了？可才刚吃过啊……”

笨蛋，谁肚子饿，我是想上厕所！想要方便！

为了表示急切，我哭得越发大声，可那笨嬷嬷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“乖哦，乖，我们的玥儿不哭，不哭哦。来，口渴了是不是？嬷嬷喂你喝点水……”

天要我亡！我是要上厕所啊，你喂我水干吗！想让我更快地拉出来吗！

完了完了，婴儿的身体自制力本就不强，我认命地闭上眼：拉出来了。

除了第一天看到的那几个人，我很少看到其他人，娘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一直躺在床上休养，照顾我和展遥的就只有那个笨嬷嬷。白云和杨柳偶尔也

会照顾我们一下，但那是极少数的情况，她们更多时候尽的是护卫的职责。

真是奇怪啊，我娘再怎么不得宠也是皇室公主吧，堂堂的公主竟然只有这么点人伺候？我那老爹也太过分了！我甚至连一次都没见过他！这个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？我说老天啊，我上辈子活得已经够费脑筋了，你就不想让我休息一下是不是？

话说回来，我的娘亲真的是个很有才华的女子，她常倚在我和展遥身边念诗和弹琴给我俩听。展遥那白痴姑且不论，肯定是听不懂的，每次不是傻笑就是睡觉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！可我这个丝毫没有艺术涵养的人也不得不赞叹，真的很好听啊，才女，绝对是才女！只是琴声中的那种哀怨，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。

即使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后，众人也一直都想不明白，展玥和展遥的琴艺明明都是由沈琦瑾手把手教的，可风格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呢！

我想用最快的速度弄清楚我所处的到底是怎样一个环境，可是，不能讲话就意味着不能问人，这个身体明显还不能自如地行动，我无奈地叹气，算了，还是等吧，等自己长大了再说。

一直到我可以说话后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沈琦瑾是天下第一美人——皓月公主。皇室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，嫁给了我的父亲展翼翔——那个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的天威将军。本可传作佳话的一段婚姻，偏偏造就了一对怨偶。在沈琦瑾快要临盆的时候，展翼翔主动请缨驻守边疆，以此告知天下他对皇上当初指婚的不满。

哼，不满？他真要不满足的话可以别碰我娘啊！果然没有男人是不好色的，垂涎我娘的美貌，碰了以后又后悔了，再来一个下马威……我决定坚决地鄙视他！

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展遥正好坐在我旁边，这一年，我们已经三岁了。他见我转过身来，正想对我笑上一笑的时候，我猛地扯住他的衣襟，凶神恶煞地说：“喂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以后敢学我那个混账老爹，对妻子始乱终弃的话，小心我阉了你！听懂了没？”

“阉？”展遥的眼珠子又大又亮，像黑色的宝石般晶莹剔透，长长的睫毛眨啊眨的。

“我的意思就是你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的妻子很好很好，知不知道？”

“像对妹妹一样好？”

我眯了眯眼，难不成这小鬼以为自己对我很好？我正想再教教他怎样才算对我好的时候，秦嬷嬷，也就是我娘身边的那个老嬷嬷站在远处叫我们，“玥儿，遥儿，这儿有刚做好的点心，要不要过来吃？”

吃！当然要吃！

我立刻松开手，往嬷嬷的方向跑过去。

我问过母亲好几次，差不多的问题，无非就是关于爹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就沉默了，从她的表情上看不出任何东西。当然，那并不是她掩饰得太好，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的神色。想了一会儿，她说，“你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”

是的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不添任何感情色彩。

展翼翔有多厉害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，百战百胜，勇猛威武。天威将军的名声实在太过响亮，甚至于在他娶了沈琦瑾，做了皇室的驸马后，依然还有很多人会尊称他一声“将军”，而忘了其实该叫他“驸马”才对。

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，爹心中的不平我想我是知道的，任劳任怨地为沈家守天下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到头来，连婚姻都不可以自己掌控，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。

像爹那样才华横溢，少年得志的将领必定是心高气傲，睥睨天下的。并不是他真的对母亲有什么不满，只是他觉得这是一种屈辱，受迫于人的屈辱。即使，母亲是天下第一美人；即使，母亲有着高贵的皇室身份；即使，公主下嫁是一件多么令人艳美的事。

不用见面，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展翼翔会是一个多么高傲的人，那种深植于骨子里的不羁，我一点都不讨厌，甚至可以说是喜欢的，欣赏的。可是，娘受到了冷落却是事实，所以我对他也是不满的，讨厌的。

我坐在娘的腿上，找了个最舒服的角度软软靠着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嗯，好香啊，娘身上的味道真是好闻，清淡隽永，她黑长的发丝若有似无地拂过我的脸庞，痒痒的，弄得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玥儿，在笑什么啊？”

娘的声音清凉如玉，可落到心里却是暖暖的，甜甜的。我伸手去扯玩那一缕一缕的黑发，笑得更开心了，“玥儿喜欢娘的头发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娘摸摸我的脸，笑若春花，“就只喜欢娘的头发吗？”

我转过身，整个人扑了上去，在娘脸上重重地亲了好几口，“全部都喜欢。”

“再怎么撒娇也没用，待会儿一定要和遥儿去听先生讲课，不准逃的。”

“乱讲。”我撅了撅嘴，“玥儿这么乖的孩子才不会逃，娘在冤枉玥儿。”

说起那个“先生”，听说他是我们玖祁国最有名，最有才华的人，名叫于路。他是先皇就是已经死去了，先皇也就是我舅舅那位名震天下的一代明君翟伦帝的老师。他收弟子只由他自己的眼光来决定，否则，即使对方身份再高他也不卖面子，他一生所收的弟子也就那么几个人，屈指可数。先皇临

死前，任命他为右丞相，辅佐新帝。他本来已不再收弟子，只专注于政事了，可先皇临死前还托付他照顾自己最疼爱的妹妹，也就是沈琦瑾。

我和哥哥五岁的时候，已到了上学的年龄。那日，娘找到先生，请他来看一看我和哥哥能不能由他来教，于路捋了捋自己的白胡须，分别问了我 and 哥哥一个问题，听到满意的答案后，就同意了。

“天若塌了，应当如何？”

我那个白痴哥哥想了想，答道：“那展遥必定找出坍塌的原因，以此着手，将天扶正。”

“好，好，五岁多的稚童可以想到这一步，实属不易，可造之材啊。”

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，这谁都知道，我那白痴哥哥还想去扶正，唉，说他白痴，他果真白痴，天若真的塌了也不用他去负责嘛。我眼珠子骨碌碌一转，往前跑了两步，抱住于路的腿，可怜兮兮地扁着嘴，童声童气道，“先生，玥儿很笨的，你千万不要问玥儿这么难的问题啊，先生，好不好？”

“呵呵，那老夫就问你，世上最笨的人是谁啊？”

我怔了怔，看着那个笑得像狐狸一样的老头，缓缓勾起唇角，“就是先生嘛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啊？”

看到展遥和于路都呆住，我谄媚道：“因为先生是最聪明的人嘛，这个玥儿知道，好像叫做‘大智若愚’，对不对？”

怪人就是喜欢问些怪问题来体现自己的特殊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以什么标准来收徒的，反正我和展遥就算通过了考验，跟着那个叫于路的老狐狸学习了。老狐狸的确学识渊博，都狐狸了，能不聪明吗。他懂得多，教得也好，可我总觉得别扭，那狐狸看展遥的眼神倒还像个老师，可看我的时候绝对像只狐狸。

每天总觉得自己被一只修炼成精的狐狸有意无意地盯着，能不毛骨悚然吗？还是娘这里好，温香软玉的，还有好吃的点心，好听的琴声，我乖乖坐着，只需张张嘴，娘就会把糕点喂进我嘴里，我一边嚼一边含糊不清地问：“娘，你当初也是由先生教的吗？”

“怎么会？于丞相教过的学生现在哪一个不是名扬天下的？娘亲怎么会是他教的呢？”沈琦瑾拿出手巾仔细地替我擦掉沾在嘴角的碎末，“先生曾经游历各国，天下到处都有他的门生，直至他遇到先皇，才在孜祁国安定下来。”

喔，我点头，脑袋在娘的脖子上动来动去，娘的皮肤软软滑滑的，真舒服，“那娘是希望玥儿和哥哥也可以名扬天下吗？”

抱着我的那个人怔了怔，又笑了笑，“娘只是希望你们可以变聪明，有

保护自己的能力和不会被别人欺负。”

眼珠子转啊转，我拿起一块糕点塞进娘的嘴里，笑得甜甜的，“那玥儿一定要变得很聪明，不只保护自己，还要保护娘。”

“呵呵，好啊，现在由娘来保护玥儿，等玥儿长大了，就可以来保护娘了。”

我笑咪咪地继续听沈琦瑾弹琴，充满香味的房间琴音四溢。有一个将我视若珍宝的娘陪在旁边，真是让人觉得温馨，我喜欢这种幸福的感觉。拍拍嘴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我打算小睡一会儿。

“娘。”琴音骤停，我听到了展遥的声音，睁眼朝门口望去，果然是他，“先生来了，他叫玥儿过去上课。”

站在门外的展遥唇红齿白，像玉雕一般精致，我不服气地嘟着嘴，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没天理，明明我才是这个天下第一美人生出来的孩子，凭什么展遥这个没血缘的人反而长得比我好看？天理何在啊！

“遥儿，不过来吃些点心吗？”沈琦瑾笑着朝他招招手。

白痴哥哥看着精致的糕点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强忍住诱惑，“先生还在等，孩儿还是先去上课。”

切，书呆子！想当初多好的一个孩子啊，就这么给那只老狐狸祸害了。自从跟了于路开始上课，他就整天捧着书看。我睡懒觉，他看书；我吃东西，他看书；我找娘撒娇，他看书；我爬树摘花，他看书；我看白云杨柳舞剑，他看书……到头来，我这个穿越来的人比他更像个孩子，那我还装孩子装得那么辛苦干吗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！

我慢悠悠地从沈琦瑾的膝盖上爬下来，又顺手抓了一大把糕点，一口一口吃，最后还给娘送上一个灿烂的笑容，“娘，玥儿先过去了，等上完课再来陪您。”

蹦蹦跳跳地跑到门口，塞了一块糕点到展遥的嘴里，“嘿嘿，我知道哥哥是很想吃的，好好尝一下秦嬷嬷的手艺吧。”

对着沈琦瑾大大地挥手，我一把拉住展遥的衣服，直往书房跑去。

雕梁画栋，檐牙高啄，书房外的院子里流水潺潺，可爱小巧的黄莺停在枝头发出悦耳的声音，微风拂面，花香草绿，我面对大自然的怀抱做了一个深深的呼吸，哪知道这一脸享受的神情正巧被那只老狐狸的厉眼给抓到。

于路坐在一张椅子上，见到我和展遥走过来，便慢慢站起，踱步走来。

瞧他一脸的奸诈，若让他先开了口，准又会罚我抄书，先下手为强！

“先生！”我笑着跑过去，兴奋又激动，将双手打开在他面前，“玥儿给你带来了好吃的点心，这是玥儿最爱吃的，希望先生也能尝一尝。”

于路怔了怔，表情有些高深莫测，拉长了声音，“想必玥儿是为了替为

师准备这些才迟到的？”

切中要害！我的心脏抖了抖，可神色不改，“先生尝一下好不好？”

狐狸眼轻轻一瞥，让我的心脏不禁又抖了几下。他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咀嚼几下，微微颌首，“不错，将军府的厨师手艺不错。”

“才不是厨师做的，是玥儿的秦嬷嬷做给玥儿吃的。”

“嗯，本想罚你把今日教的内容抄上十遍，看在你对为师的一片孝心上，”于路很有技巧地顿了一顿，很慈祥地笑了一笑，“就罚你只抄五遍吧。”

啊！老狐狸！

没人性的死老头，有这么可爱的孩子跟他撒娇，居然还忍心罚我抄书？

我瘪瘪嘴，“先生，玥儿以后不会再迟到了，不要罚玥儿好不好？”

“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”

“玥儿只是小孩子，这么认真干吗，”我继续瘪嘴，“而且我也不要变成方圆……”狐狸的厉眼朝我一扫，我连忙噤声，慢吞吞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开始听课。

下课后，狐狸老师一走，我立马拉住展遥，“哥，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，弃我于不顾，上课了也不来叫我……不对，你应该提早来叫我，这样我才不会迟到。”

“我找不到你。”

“呃……那你至少刚刚要帮我说话啊。”

“那样老师会罚你更重。”

“……”真气人！我居然连个小孩都说不过，我一边踢着路边的小石子一边偷眼看着走在我身旁的展遥，他就不能可爱一点吗？

刺眼的阳光直直射入眼中，我的眼皮不住跳动，伸手掩住眼睛，依然难以继续安睡。挣扎着从床上坐起，我抬头一看，啊，谁把窗帘拉开了？

骨碌碌地从床上爬下，还没着地，就有人把我抱了起来，淡淡的清香。我将脑袋埋到那人的颈窝里，“娘，玥儿还想睡觉……”

沈琦瑾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“你昨天不是还嚷着要早点起来吗？现在怎么还睡？真是一只小懒虫，看看遥儿，他早就起来看书了。”

别拿我和那书呆子比嘛，我揉揉眼睛，万般不舍地回望着我那张床，“我就再睡一小会儿行不行？”

“玥儿啊，你是不是很想睡？”

“嗯嗯。”我像小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，想睡，想睡，非常想睡。

“唉，”沈琦瑾叹了口气，低低唤了声，“秦嬷嬷。”

“在。”

我的眼皮仍然睁不开，意识也不怎么清楚，嗯，秦嬷嬷转身，走到脸盆

架旁，两只手动啊动，好像在搓什么东西，嗯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秦嬷嬷又转过身来，手上多了块毛巾，接着她把毛巾递给娘了，咦？她递毛巾给娘干吗？

突然，我眼前一黑！湿的！

娘仔仔细细，彻彻底底地给我擦了个脸，这下子瞌睡虫全跑光了，意识也完全清楚了，我苦着张脸，从娘的手上接过毛巾，“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

一阵短暂的忙碌后，我梳洗完毕，穿戴整齐，刚要走出房门去找哥哥展遥，又被娘给拉住了，“玥儿，你还没吃早点。”

我飞一般地扒完早餐，随手一抹嘴，往门口走去，身后响起了秦嬷嬷温暖的笑语，“待会儿嬷嬷会给小姐和少爷送点心去的。”

我站定回头，笑眯眯地讨价还价，“那要送玥儿最喜欢吃的桂香糕。”

等我跑到展遥房里一看，果不其然，他坐在那里正捧着一本书。小小年纪就老气横秋的，展遥啊展遥，你就不能有点小孩子的样子吗？

“《君子说》啊？”我慢条斯理地坐在他对面，双手托着下巴，“哥，哪有你这么小年纪就想着做君子的啊？太不符合年龄了。”

“嗯？”他稍稍抬了下头，又将视线落回书上去了，“你这么早就起来，真少见。”

切，爱睡觉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撇了撇嘴，“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，要学也要学怎么做个祸害啊，做个君子有什么用？”

“玥儿，你也应该稍微有点长大的样子，从小到大都这么个样，你想一辈子都做个小孩吗？”

真犀利！虽然我不知道正常的小孩是什么样，但我知道你绝对是不正常的！有哪个七岁的小鬼会像你这样啊，活脱脱是个小老头，“哥，你才七岁啊，别像先生一样行不行？”

啪！书被合上，展遥轻笑，“家里有个一直长不大的小孩已经够让娘操心的了，我作为哥哥，就应该担起兄长的责任，不可能学你的样，好睡贪吃又懒惰！”

说话够狠！我抬了抬嘴角，“如果整天捧着本书看就算是担当了兄长的责任，那还真是简单啊，难道哥哥打算功成名就之后再好好履行自己长子的义务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望着沉默的他，我眨巴着眼睛，“咦？我说对了？那可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啊。”

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展遥漂亮的黑眸盯住我，“玥儿，挑衅我是这么有意思的事？”

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像个七岁的小孩吗，“是你先说我的。”

展遥不再说话，扫了我一眼，继续低头看书。我也拿起一本书，开始认真早习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秦嬷嬷端着一盘糕点走了进来，“小姐这么认真地看书，还挺少见的。”

看来我玩世不恭的形象还真是深入人心啊。我挑起一块桂香糕放入嘴里，真好吃，对秦嬷嬷送上甜甜一笑，“辛苦秦嬷嬷了，还要你特地送来。”
“呵呵，跟秦嬷嬷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小姐喜欢就好。”

我伸手指了指桂香糕，问展遥，“不吃吗？”
“.....”

我继续问，“你应该还没吃早点吧，肚子不饿吗？”

展遥抬头，有些讶异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不吃早点的话，在早习的时候会相对沉默些。”我笑笑，又随手拿起一块，“还是说哥哥希望我这个做妹妹的效劳，把东西喂到你嘴里？”

展遥的脸有一点点红，白皙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红晕，真是漂亮，他也拿起一块塞入嘴里，慢慢咀嚼，贵公子般的优雅。

“哥哥从小就很认真地念书，”我闲话家常，“是因为想要参加科举，想要夺魁吗？可惜要十二岁才能参加考试，真可惜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以哥哥的才智，假以时日，必定能当上状元。”我往后一靠，笑得很开心，“一个十二岁的状元，绝对会是件举国轰动的大事！”

展遥纤瘦的身躯似乎僵了一僵，快得几乎抓不住，不过真可惜，以我的眼力和感觉不可能看错。我望了他一眼，轻声道：“你是想让爹回来吗？”

展遥顿了顿，咽下最后一口糕点，缓缓开口，“你猜到了？”

“哥，”我一瞬不瞬地盯住他，“你是想替娘讨一个公道吗？”

“从小到大，我没见过爹，娘需要一个丈夫，展家也需要一个主人。”他看着我，认真得超乎他的年龄，“我一直以为，你想要见爹，你想要一个父亲。”

被他看出来了？我的确对展翼翔有点好奇，单手托着脑袋，我好整以暇地望着他，笑道：“哥哥还是很疼我的嘛。”

展遥俊脸一红，别开了眼，“我说过，我是长子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“我现在有点懂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展遥瞥了我一眼，道：“先生曾这样评价过你，他说你外观性热，实则内冷，观察细微，心思叵测。”

啊，狐狸啊，他居然用这种评语来形容一个小孩子！

展遥见我满地撇起嘴，笑了出来，“好了，我们先去书房，没一会儿

先生就要来了。”

走在前往书房的路上，我实在有些郁闷，我自认这些年已经够内敛的了，怎么还会被老狐狸这样形容？也不想我装孩子装得多辛苦啊，我在前世又不是演员，装白痴，扮无知，那是需要技术的呀，我都快累得吐血，观众竟然不捧场！

眼前树影横斜，疏落有致，忽然看到右前方的树下有一个人倒在那里，我和展遥快跑两步，靠近一看，是一个陌生人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应该不是展府的人。那人身上受的伤并不重，可明显处于昏迷的状态。

“我们去找娘吧，让娘来处理这种事。”

听到展遥的声音，我回了回神，收回打量那人的目光，“哥哥，你还是先去书房等先生，我去找人，如果我迟到了，你就帮我解释一下，我可不想又被罚抄书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哥！”我拉住展遥的白色衣袖，“这是个陌生人啊，我们救他也许会惹祸的，我去找杨柳和白云，她们比较擅长处理。”

展遥瞥了我一眼，沉思片刻便往书房走去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我在后院找到白云和杨柳，跟她们简单说明了一下，便带她们来到那棵树下。她们探了探那人的鼻息，查看了一下伤口，似乎也在犹豫要不要救人。

“他怎么会晕的？”我开口说话，无辜地笑了笑，“以他的伤势应该还没到会晕的地步。”

杨柳和白云曾教过我和哥哥一些基础功夫。回答我的是杨柳，“应该是迷香，好像还很高级，把他迷晕的人不简单。”

哦，我点头，问出另一个关心的问题，“两位姐姐可以打赢他吗？”

杨柳滞了滞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笑得可怜兮兮，“真糟糕，应该赢不了。”

白云突然插嘴，“我把过这人的脉，内力充沛，绝对是道中高手，但这样厉害的人我和杨柳不可能不知道，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确不知道他，小姐，我不赞同救他。”

哦，看来还是个神秘人物，我暗自掂量，他能胜过白云、杨柳就说明他充满危险，可这样厉害的高手我实在不想放弃，还真是矛盾又贪心呢。若他真是被人暗算受伤，我们救他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如此就能让这样的高手欠个人情，真的很划算。

可是，他若是有计划地想混进来呢？那就说明展家有什么东西是他想图谋的，或者他是谁派来的探子。若他幕后有人指使，能指使这样的高手，那人就太危险了，一定得挖出来除掉，这样就必须救他，从他身上下手找出幕

后的人；若幕后没人指使的话，就是他自己想进入展家，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来日方长，说不定还能让他为己所用，那我们以后的生活也多了份保障。毕竟，有这么高的武功，他却没直接闯进来杀人，这说明他的目的是除掉某人的可能性不大。

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完这一切，耸了耸肩。我是属于攻击型的人，有问题就一定要解决，真让他自生自灭的话，说不定会存在更多隐患。况且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我想得太多了，事情或许是很单纯的。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

我笑笑，有些撒娇，“玥儿希望两位姐姐救他。”

三天后，那人便醒转了，我们也搞清楚，原来他是邻边荻桑国的人，因为惹上了很危险的人物，才逃到孜祁国。灰白的衣衫，消瘦的脸庞，如鹰般凌厉的双瞳，看上去四十岁左右，笑得有些书生气。

“罗梓叔叔，”我扑到他的床沿边，拉扯被子，“那你要不要留在这里？”

“玥儿！”

“玥儿！”

众人一阵诧异。罗梓的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容。我转身面对着娘，恳求道：“娘，能不能让罗梓叔叔留下来？逃来逃去的，玥儿觉得他好可怜啊，娘，好不好？”

沈琦瑾温柔一笑，“好啊，玥儿希望的话就把他留下来。”

看着正在谦恭有理道谢的罗梓，我让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尽量真诚可爱，“罗梓叔叔，娘同意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罗梓多谢各位的救命之恩。”他朝我笑了笑，又面向大家，“什么事都不做就留在这里，罗梓心里也会不安。可惜罗梓无财无权，有的也只是一身武功。正巧这里有位小姐和公子，罗梓愿意将一身拙艺传授于两个孩子，以回报点滴。”

呵，把我正想说的话给提前说出来了，真是识抬举！

在后来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总觉得罗梓对我的态度有那么点别扭，一直到很久以后他离开将军府，然后我再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罗梓才告诉我，第一次见面时，虽然他中了迷香无法行动，可依然能听见外界的声音，所以他在醒来后看到我是这样年幼的女孩，真是大吃一惊。

我在七岁这年遇到罗梓，救了罗梓，然后拜他为师。我很庆幸当时救他的选择，若没有他教我武功，或许，我早就死了。

时间飞逝，转眼间，又是五年的时光过去了。

一边是精致的房屋楼阁，连绵漆雕的朱红走廊，再望向另一边，那是拔